



老人与海

〔美〕海明威 著 胡殿义 译

西苑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珍藏译本

老人与海

〔美〕海明威 著 胡殿义 译

西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老人与海/(美)海明威著;胡殿义译. —北京:西苑出版社, 2003.6

ISBN 7 - 80108 - 772 - 0

I . 老… II . ①海…②胡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美国 - 现代
IV . 1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41631 号

责任编辑: 萧 然

装帧设计: 文景·蒲伟生

老 人 与 海

著 者: (美) 海明威 胡殿义 译

出 版 人: 杨宪金

出版发行: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编: 100039

电话: 68214971 传真: 68247120

网 址: www.xycbs.com E-mail: aaa@xycbs.com

印 刷: 河北徐水新兴印刷厂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 张 10.125

字 数: 254 千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80108 - 772 - 0/I·103

定 价: 15.00 元

(凡西苑版图书如有残缺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译 序

海明威是一个文学巨匠,他一生在文坛上取得的成就没有多少人能超过他,对于一个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的作品,要把它们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,对于译者来说无疑要承受巨大的压力。因为,在译者的手中,对翻译过程的要求惟一能做的就是锦上添花,稍不留神就会在伟人脸上涂鸦。若不是为了千万个读者的渴求,译者决不愿做这种有可能出力不讨好的事情。但是,有压力的事情毕竟是一种挑战,或许在译者的手中,伟人的形象有可能增辉。

海明威(1899-1961)出生的年代美国已是世界上的强国,他的家世也不算太差,父亲是个医生,能带给他不错的生活。母亲爱好艺术,从小就对他进行音乐和绘画方面的培养。所以,在众多关于海明威幼年时代介绍的文字资料里,篇幅都不是特别多,似乎正印证了那句话——在幸福的生活中没有文学。相比于法国作家莫泊桑的文学成功之路,在优越和顺利方面海明威一点都不逊色。1917年,才中学毕业的海明威就作了记者,所以,海明威的作品特点简明深刻是职业性的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他应征前往意大利前线作战,并身负重伤。1921-1927年作为记者常驻欧洲,期间结识了著名文人斯泰因和庞德,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开始发表作品,1924年,《在我们的时代里》的出版标志着海明威文学风格的形成。他的作品细致含蓄,力求作到让人物自己去说话,这充分反映了他的写作功底。

《太阳照样升起》是海明威的成名作,从此他便“大作”不断。

《没有女人的男人》、《永别了武器》使他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艺术高峰，之后《死在午后》、《胜者无所得》、《有的和没有的》、《第五纵队》、《丧钟为谁而鸣》均为他的黄金之作，这段时间也是他生命的主要过程。

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海明威已步入他生命的后期，尽管他的年龄并不大，但是，在文学方面成就的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，之后的很多作品都是毁誉参半，只有《老人与海》仍然风采依旧。无论如何，像海明威接连不断地创作出文学传世佳品的人不多，为此，1954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，对他的评语是“精通现代文学叙事艺术”。

1961 年，给世界留下宝贵文学财富的海明威不堪病痛的折磨，开枪自杀，结束了他并不算长的人生旅途，沉痛惋惜之余，我们不得不感叹世事的不公，但是，生命对于人类是公平的，毕竟天上的星星不能都和太阳一样光辉永恒！

海明威去世后，关于他的生平市面上出现了很多书籍，比较著名的有《不固定的圣书》、《海流中的岛屿》、《海明威书信选集》以致直到 1986 年还有关于他的作品——《伊甸园》问世。

《老人与海》是海明威晚期的佳作，是写一个受人轻视的老人为了证明自己，在深海里划着小船飘流了 85 天，克服了重重困难和艰险，终于捕获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，并冒着生命危险把它绑在小船上带回村子，把被鲨鱼吃得仅剩的鱼骨架展示给村民们，最终赢得了村民的尊重。看看海明威的生平，越发感觉到这部作品像他的一个自传。

目 录

译 序	(1)
老人与海	(1)
死在午后	(65)

老人与海

他是个独自在湾流^①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，至今已经过去八十四天，一条鱼也没捕到。头四十天里，有个男孩子跟他在一起。可是，过了四十天还没捕到一条鱼，孩子的父母对他说，老人如今肯定是十足地“倒了血霉”，这就是说，倒霉到了极点，于是孩子顺从了他们的意见，上了另外一条船，第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好鱼。孩子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，心里很难过，他总是走下岸，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、鱼钩和鱼叉，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。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补丁，收拢后看起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。

老人消瘦憔悴，脖颈上长出了很深的皱纹。腮帮上有些褐斑，那是太阳光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射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癌变。斑点从他的侧脸一直蔓延下去，他的双手因常用绳索拉大鱼，留下了很深的伤疤。但是这些伤疤没有一块是新的，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那样古老。

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，除了那双眼睛，它像海水一般湛蓝，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他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上岸时，孩子对他说，“我又能陪你出海了。我家挣到了一点钱。”

老人教会了孩子捕鱼，孩子爱他。

“不，”老人说。“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。和他们待在一起吧。”

“不过你该记得，有一回八十七天你钓不到一条鱼，接着有三个礼拜，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。”

“我记得，”老人说。“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

^① 指墨西哥暖流，向东穿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，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流动。这股暖流温度比两边的海水高10至20度，它最远达50英里，呈深蓝色，非常壮观，为鱼类群集的地方，本书主人公为古巴首都哈瓦那东7英里的科希马尔海港的渔夫，经常驶进湾流捕鱼。

的。”

“是爸爸叫我走的。我是孩子，应该听他的。”

“我明白，”老人说。“这很在理。”

“他没多大信心。”

“是啊，”老人说。“可我们有，不是吗？”

“对，”孩子说。“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喝杯啤酒，然后一起带着打鱼的家什回去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”老人说。“都是打鱼人嘛。”

他们坐在饭店的露台上，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，老人并不生气。另外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，心里难受，不过他们并没有流露出来，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，他们把钓索送到海下多深的地方，天气一贯有多好，还有他们的见闻。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，他们把大马林鱼剖开，整片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，每块木板的两端各由两人抬着，然后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，等着冷藏车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。逮到鲨鱼的人已经把鲨鱼送到海湾对岸的鲨鱼加工厂，吊在复合滑车上，除去肝脏，割掉鱼鳍，剥去外皮，把鱼肉切成一条条，以备腌制。

刮东风的时候，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腥味，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，风转向了北方，后来逐渐平息，饭店露台上阳光明媚得令人心旷神怡。

“圣地亚哥，”孩子说。

“哦，”老人说。他正握着酒杯，想着很多年前的事。

“要不要我去弄点沙丁鱼给你明天用？”

“不。打棒球去。我划船还行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。”

“我也想去。即使不能陪你钓鱼，我也很想为你做点事。”

“你请我喝了杯啤酒，”老人说。“你已经是大人啦。”

“你头一回带我上船，我有多大？”

“五岁，那天我把一条生龙活跳的鱼拖上船，它差一点把船撞

得粉碎，你也差一点送了命。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记得鱼尾砰砰地拍打座板，座板被打断了。你把我往船头猛推，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，我感觉整条船在颤抖，我听到你用棍子打鱼的声音，像要砍倒一棵树，我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。”

“你是真的记得那回事，还是我不久前刚和你说过？”

“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，我和你的什么事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”

老人用那双常遭日晒但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。

“如果你是我儿子，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闯，”他说。“可你是你父母的儿子，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了好运的船。”

“我去弄点沙丁鱼来好吗？我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大鱼饵。”

“今天还有剩下的。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。”

“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。”

“一条，”老人说。他的希望和信心从不曾消失过，这时又像微风初起时那样鲜活了。

“两条，”孩子说。

“那就两条吧，”老人同意了。“你不是去偷吧？”

“我愿意去偷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这些是买来的。”

“谢谢你了，”老人说。他心地单纯，不会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这样谦卑的地步。不过他知道这时正好达到了这地步，知道这并不丢脸，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。

“看这海流，明天会是个好日子，”他说。

“你打算上哪儿？”孩子问。

“驶到远方，等转风的时候再回来。天不亮就出发。”

“我要想个办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，如果你真地捕到了大鱼，我们可以赶去帮你。”

“他可不愿驶到远方。”

“是啊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我能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有只鸟在空中盘旋，他没看见，我看见了，我会把它赶去捉鲱鳅。”

“他的眼睛很糟糕吗？”

“简直是瞎子。”

“这可怪了，”老人说。“他从没捕过海龟，这玩艺才伤眼睛哪！”

“你在莫斯基托海岸^①外捕了好多年的海龟，可眼力还是挺好的。”

“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。”

“那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的大鱼吗？”

“我想有。再说还有不少窍门可用。”

“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吧，”孩子说。“这样我可以拿鱼网去捕沙丁鱼。”

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。老人把桅杆扛在肩头，孩子拿着里面有编得很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、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。盛鱼饵的匣子藏在小船的船梢下，那儿还有根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，谁也不会偷老人的东西，不过老人还是把桅杆和粗钓索带回了家，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，而且尽管老人深信不会有人偷他的东西，他还是认为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诱惑。

他们沿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处，门开着，他们走了进去。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，孩子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。桅杆和这单间的窝棚几乎一样长。窝棚用王棕^②中叫做 guano 的坚韧苞壳做成，里面有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。在用结实、平整的 guano 叠盖而成的

① 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的东部，是濒临墨西哥湾的低洼的海岸地带，长满了灌木林。因为是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居住的地方，故名。

② 王棕为加勒比海一带特产的棕榈树。

褐色墙壁上，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一幅科夫莱圣母图。这是他妻子留下的东西。墙上曾经一度挂着他妻子的着色照，但被取下了，因为看见它会让他觉得自己太孤单，如今它在屋角的搁板上，在他的一件干净衬衣下面。

“有什么吃的？”孩子问。

“一锅鱼煮黄米饭。要吗？”

“不。我回家吃。要我给你生火吗？”

“不用。等会儿我自己来。或许就吃冷饭吧。”

“我把鱼网拿走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其实并没有鱼网，孩子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。然而他们每天要扯一套这样的谎话。至于一锅鱼煮黄米饭，孩子知道那也是不存在的。

“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，”老人说。“你想不想看到我逮回一条去掉下脚还有一千多磅重的鱼？”

“我拿鱼网去捞沙丁鱼。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吧？”

“好吧。我有张昨天的报纸，我来看看棒球消息。”

孩子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不存在。但老人把它从床下取了出来。

“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，”他解释。

“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。我要把你的鱼和我的一起用冰镇着，明天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。等我回来了，给我讲讲棒球消息。”

“扬基队是不会输的。”

“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。”

“相信扬基队吧，好孩子。别忘了了不起的迪马吉奥。”

“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，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。”

“放松点，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，你都要

担心了。”

“你好好看报，等我回来后讲给我听。”

“我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了。明儿是第八十五天。”

“可以啊，”孩子说。“不过你上次的纪录是八十七天，这怎么说？”

“这种事不会再发生。你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？”

“可以去订一张。”

“订一张。这要两块半。我们向谁借这笔钱呢？”

“这个容易。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。”

“没准儿我也能借到。不过我不想借钱。第一步是借钱。下一步就要讨饭啰。”

“穿得暖和些，老大爷，”孩子说。“别忘了，现在是九月。”

“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，”老人说。“在五月，人人都能做个好渔夫。”

“我现在就去捞沙丁鱼。”孩子说。

等孩子回来时，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，太阳已经下山。孩子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，铺在椅背上，盖住老人的双肩。老人虽然老了，肩膀却依然强健，脖子也很壮实，而且当老人睡着头向前耷拉的时候，皱纹也不太明显了。他的衬衣上打了很多补丁，象他的那张帆一样，这些补丁在阳光的照射下褪成了深浅不同的颜色。老人看上去非常苍老，眼睛一闭上，脸上就没有了生气。报纸摊在膝盖上，他用一条胳膊压着才没被风吹走。他光着脚。

“醒来吧，老大爷，”孩子一边说，一边把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。

老人睁开眼，神志仿佛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回来。随后他笑了起来。

“你拿来了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饭，”孩子说。“我们吃吧。”

“我肚子不饿。”

“得了，吃吧。你不能只打鱼，不吃饭。”

“我曾这样做过，”老人说着站起身，折好报纸后开始叠毯子。

“把毯子披在身上，”孩子说。“只要我活着，你决不会不吃饭就去打鱼。”

“那也祝你长寿，多保重自己，”老人说。“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黑豆米饭、油炸香蕉^①和炖菜。”

孩子把饭菜放在双层铁饭匣里，从露台饭店拿到这边。他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，每一副都用纸巾包着。

“谁给你的。”

“马丁老板。”

“我得去谢谢他。”

“我已经谢过啦，”孩子说。“你不用再去谢了。”

“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上的肉，”老人说。“他这样帮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了吧？”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，除了送鱼肚肉外，我得再送他些东西。他对我们真是关心。”

“他还送了两瓶啤酒。”

“我喜欢罐装啤酒。”

“我知道。不过这是瓶装的，阿图埃伊牌啤酒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。”

“你真是周到，”老人说。“我们可以吃了吗？”

“我一直在等你，”孩子和气地说。“如果你没准备好，我是不会打开饭匣子的。”

① 这些是加勒比海地区老百姓的主食。

“我准备好了，”老人说。“不过我得先去洗洗手和脸。”

你上哪儿洗？孩子想。村里的水龙头在大路那边的第二条路的转弯处。我该把水带到这儿，再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的毛巾来。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？我还应该给他弄一件衬衣、一件过冬的茄克衫，一双鞋子和一条毯子。

“炖菜很好吃，”老人说。

“给我讲讲棒球赛吧，”孩子请求道。

“美国联赛^①总是扬基队的天下，我和你说过的，”老人高兴地说。

“今天他们输了，”孩子告诉他。

“这不算什么，了不起的迪马吉奥会恢复他的本色的。”

“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。”

“这还用说。不过有了他就不同了。在另一个联赛^②，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德尔菲亚队，我看布鲁克林队稳赢。不过我还惦记着迪克·西斯勒和他在老公园里打出的好球。这些好球别人从没打出过。我见过的击球中，数他的最远。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？我很想陪他出海钓鱼，但我胆子太小，不敢和他说。所以我要你去说，但你的胆子也不大。”

“我记得，那是个大错误。他本来很有可能和我们一起出海的。这样，我们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件事。”

“我很想陪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钓鱼，”老人说。“据说他父亲也是打鱼的。或许他当初也像我们这样穷，他会理解我们的。”

^① 美国职业棒球界按水平高低分大联赛和小联赛两种，美国联赛是两大联赛之一，扬基队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^② 指全国联赛。这两大联赛每年通过比赛各选出一个胜队，于十月上半月在双方的场地轮流比赛，决出胜负，名为“世界大赛”。

“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父亲^① 也没过过穷日子，而他和他父亲，像我这个年纪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。”

“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在一条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水手，我见过狮子晚上到海滩上来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和我说过。”

“我们谈非洲还是谈棒球？”

“谈棒球吧，”孩子说。“谈谈了不起的约翰·J·麦格劳^②。”他把J念成“何塔”。

“以前，他也常来露台饭店。他一喝酒，脾气就很坏，出口伤人，性格古怪。他脑子里想着棒球，也想着赛马。口袋里老是揣着赛马的名单，常常在电话里提到一些马的名字。”

“他是个伟大的经理，”孩子说。“我父亲认为他是最伟大的。”

“这是因为那么多棒球明星，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，”老人说。“要是多罗彻^③ 每年继续来这儿，你父亲就会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经理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到底谁是最伟大的经理，是卢克^④ 还是迈克·冈萨雷斯？”

“他们不相上下。”

“不过最好的渔夫是你。”

“不。还有比我更强的。”

① 是指乔治·哈罗德·西斯勒(1893-1973)，他于1915年开始参加大联赛，于1922年第一次荣获该年度的“美国联赛中最宝贵球员”的称号。但本书故事发生在30年代，上文提及的他的儿子迪克不可能已去过露台饭店。这是个使评论家困惑的问题。

② 麦格劳(1873-1934)于1890年开始当职业棒球运动员，1902年参加纽约巨冬队，兼任该队经理，直至1932年，1906年后他不再上场参加比赛。他在任期间该队成为著名的强队。。

③ 列奥·多罗彻生于1906年，为三十年代著名棒球明星，1948年起任纽约巨人队经理，使之成为第一流的强队。

④ 阿道尔福·卢克于1890年生于哈瓦那，1935年前曾先后在波士顿、辛辛那提、布鲁克林及纽约巨人队当球员，后任经理。